

漢書門
九三六二
一七〇三
八三〇三
類 函 架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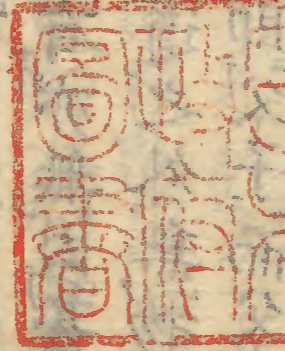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六二
八三〇三
類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2
冊數	8 (2)	
函號	298	153



淺草文庫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二



澄海唐伯元 編次
廣安姜 召
休寧范 涑
孟津王 价
茶陵譚 希思
温陵郭 惟賢
校梓

道第九

純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二程類語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道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入

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史離也然則毀入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道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龜山錯解此條近代江門始正之却大有功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

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疑有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

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

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為必有事焉一本

勿正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有而

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有又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夫婦上求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筒被井中拘束了然

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

不為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為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

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

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慙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遷迤而上直至十二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乏須可以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於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遠

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卜分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是我

正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

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本天本心是儒釋千古公案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
 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天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
 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
 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
 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
 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叫說無形迹無色其

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
 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
 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暴富貧
 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
 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
 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
 了若以久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源是以久行道
 始得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

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
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
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
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謂之實學
若兩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
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
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
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大夫受職於君尚期
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周

天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入識高而量不
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
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
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
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
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
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蔞
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
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不以
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效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有

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德第十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

中禮得之觀其行也聽其談論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

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

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

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有字元本無有字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能

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至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九德最好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家好

克勤小物最難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此謂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

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

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于百十至于窮盡亦只是

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

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
學畫若未得者須心手相湏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
不必積學

王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
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一作定後有所進立則
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
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

者也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其學貴養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若決江河氣象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

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

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

所賦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

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

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
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
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

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

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

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

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

隱逸不仕如此等則倣倣前人所為耳於道鮮自得也

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仁第十一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仁者人也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去不仁則仁存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

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

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

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

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

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

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

不喪失以昔由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

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

守也此所謂從大體中便明者却重反身而誠必

有事焉二語若都無所事其中未有能存者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

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支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

孟子以強弱為近仁並與力行近譬五發取宜細玩於取譬者仲尼所以告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己欲達而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此是神音以為仁也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

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

之矣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

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要識聖人防微之意方于學者有補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

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

何曰天地閉賢人隱明此可以通于致中和之義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賈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

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唯慎獨便是守

之法推出門如見之義即是謹獨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

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一作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

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

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

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故曰必有事焉只在集義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也亦須道破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西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

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他子厚有如此筆力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具體此意必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仁者如射正此意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正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入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

晚伊川豈不聞明道之言者其為此論要知憂深慮遠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屬昏

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

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

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

處乃情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

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

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

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本作仁

般數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

之本歟

先生教某孝弟為仁之本某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

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

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

便是又問為仁先從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
 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
 因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
 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建大杖以擊其
 背曾子曰地不知人事良父而蘇欣然起進曰木人用
 刀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
 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
 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事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

也若舜須逃也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
 是仁也只為原憲着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
 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着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
 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
 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
 便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原憲則
 不能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
 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

好惡處人而巳未至於無我也故巳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明道解意與此同朱子錯
 顛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着心惟怒上合着心是否
 曰彼謂着心勉而行怒則可謂着心求則不可蓋怒自
 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求而後得然此人之
 論有心為怒終必怒矣

理第十二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
初天下致而百慮同歸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者天

地考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
 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
 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如此更難為各狀
 物理最可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
 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有多少不盡分處有物必有則乾元用九乃見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
 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

者事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為夷狄。

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

中庸。知中則知性善，可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

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

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

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

之中不可捉箇中來為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

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

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

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

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

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

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

故要得如稿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在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蝮之虫已載不起猶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却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即太山頂上不屬太山之意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理具備胡本此下云得這箇天理是為大人以其道變通無窮故謂之聖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須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爾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天人無間斷

若不_二本_一則安得_二先天_一而天弗違_二後天_一而奉_二天時_一觀_二天理_一亦須_二開闢_一得心_一曾_二便_一可見_二打撲_一了_二習心_一兩漏_三漏子_二今混然_一說_二做_一一體_二猶_一二本_三那堪_二更_一二本_三本_二今雖_一知_二可欲_一之善_二猶_一須_二實有_一諸_二已_一始_二可言_一誠_二誠_一便是_二合_一內外_二之道_一今_二者_一得_二不_一只是_二心生_一除_二了_一身_二只是_一理_二便_一說_二合_一天人_二合_一天人_二已_一是_二為_一不知_二者_一引_二而致_一之_二天人_一無_二間_一夫不_二充_一塞_二則_一不能_二化育_一言_二贊_一化育_二已_一是_二離_一人_二而_一言之_二言_一有_二無_一則多_二有_一字_二言_一無_二無_一則多_二無_一字_二有_一無_二與_一動靜_二同_一如_二冬至_一之前_二天地_一閉_二可謂_一靜_二矣_一而_二日月_一星辰_二亦_一自_二運行_一不_二息_一謂_二之_一無_二動_一可_二乎_一但_二人_一不_二識_一有_二無_一動靜_二爾_一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_二至_一後則倍_二寒_一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_二截然_一斷絕之理_二故_一相_二撓_一掩_二過_一如_二天_一將_二曉_一復_二至_一陰_二黑_一亦是_二理_一也_二大抵_一終始_二萬物_一莫_二盛_一乎_二良_一此_二儘_一神_二妙_一須_二儘_一研_二窮_一此_二理_一息_二訓_一為_二生_一者_二蓋_一息_二則_一生_二矣_一一_二事_一息_二則_一一_二事_一生_二中_一無_二間_一斷_二碩_一果_二不_一食_二則_一便_二為_一復_二也_一寒_二往_一則_二暑_一來_二暑_一往_二則_一寒_二來_一寒_二暑_一相_二推_一而_二歲_一成_二焉_一與_二夜_一氣_二之_一論_二互_一發_二息_二止_一也_二生_一也_二止_一則_二便_一生_二不_一止_二則_一不_二生_一良_二始_一終_二萬物_一世_二之_一人_二務_一窮_二天地_一萬物_二之_一理_二不_一知_二及_一之_二一_一身_二五_一臟_二六_一腑_二毛_一髮_二筋_一骨_二之_一所_二存_一鮮_二或_一知_二之_一善_二學_一者_二取_二諸_一身_二而_一已_二自_一

身以觀天地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脈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入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近取諸身百理具備皆在上為陽胸在下為陰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此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着此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下箇

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為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大也

二程

卷二

十一

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畧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志如女墓曰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志端懋墓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

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

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

亦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

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

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

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

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

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自雜信鬼恠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

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箇理著龜雖無情

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

故以是問心作為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此木，可以為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學，豈有常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命之曰易，便有有理一本無此七字。但若安排定則更有

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一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木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堯夫詩云聖

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

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人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然未之見也凡云為學者皆為此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力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其事出得視世之功名

事業甚譬如閒視世之仁義者煦煦子子如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自視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
 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
 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與舜禹有天下
 人最可畏者是便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燭理先生平生得力處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正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
 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

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

則氣化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細繚陰陽之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
 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

可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
 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二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及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字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小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此則凡物皆可以理推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獺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

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
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
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
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父乃集蓋人有意
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大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
是而已矣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
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
馬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
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也
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
一闔一闢謂之變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為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
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
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為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
見之鼻息然不必須一本無此四字假吸復入以為呼吸氣

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之氣生於真元天之氣亦自然
 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
 將一作是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
 也必是盛則便有衰書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
 鐘何物不銷鑠了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
 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以水涵養魚
 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
 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
 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

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至如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
 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
 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入類則必無氣化之人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
 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
 龍之興雲不足恠虎行處則風自生龍只是獸茅山華
 陽洞曾跳出其狀殊可愛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
 虎茅山者則不啻又北五臺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

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
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詐大物亦自靈也龍以卵生者亦
非神更一等龍必須胎生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
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祖有人形似鳥喙或
牛首者耳荀子中自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
曰同莫是純氣為久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行之秀
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
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下沙
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

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鳥知海島上無氣化之
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
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
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
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
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
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
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
而化為有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
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

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如石蟹石燕石固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如呼馬鞍牛頭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

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三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

日也。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棟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家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二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猶犬得

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酒精方驗。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性第十三

總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

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
 有自幼而惡生人知其必滅若教氏之類是氣稟自然
 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
 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
 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
 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
 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
 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

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
 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
 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
 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利教也自天
 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
 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
 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
 正性命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正性命而不失是所謂道

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行義行也。則是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

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覺悟便是性。知得病便是藥也。如子

性與天道。子貢亦不可得而聞。蓋要在默而識之也。

答張子厚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

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

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

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

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

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

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唯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入之情易發而難制者唯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忽未能精慮當否俾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箇

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
 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
 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
 即欲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謂自家本
 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脩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
 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
 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
 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
 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

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
 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正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

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此說與孟子子稱異詳見下文問答之條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者才
 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
 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
 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
 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牙焉此豈山

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牙。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牙馬。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牙者。只為且畫之所為。又桔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未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從。而無弄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

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上辨之。畢竟與孟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知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性者自然全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

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亦滅不得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顏子所好何學論云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止之故曰情其性

神第十四

純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

言者不知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斷輪誠至則

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

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正蒙曰大可為也化不可

中庸言誠便是神渾是實理君子誠之為貴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

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

是二本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

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却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却恐賢問其尋

正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

神無一本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如禪家謂

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

底問此語真銀

問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二止

寬政戊午

